

救難書

是時，讚偉他走進電梯，鏘聲過後，安抵九樓。兀自嘩嘩把玩連著膠牌的房間鑰匙。門不好開，但是轉開之後，讚偉行李一丟，像要癱壞那雙人大床似的。欸讚偉，癱壞了你要賠償。管那麼多，讚偉想，沖個澡就快睡覺。明早得搭火車往屏東。

從九樓搭回一樓，走過鼓興飯店的櫃檯，嗨，與小姐打個招呼，揉開玻璃門轉左直走，盡頭是高雄中學。右轉幾個紅綠燈，會看見高雄車站。車站也看著鼓興飯店。讚偉看窗外，成群三樓透天厝。真亮，讚偉說。暮光燃亮每個頂樓的水塔，金葩金葩，似乎真燙。讚偉也是春風少年兄，水塔金身引起他的慾念。讚偉拉上窗簾，擋住夕陽。

沖個澡就快睡覺吧，明早得搭火車往屏東。

那夜，讚偉偶爾也會想起那些水塔。他想，臺北較沒有這樣春光。現今臺北很遠，讚偉他置身港都，噢，也聽無大船入港的汽笛聲，子時的車站附近見有流鶯阿婆。稍早的傍晚他跳上高鐵，原要趕新左營往屏東的末班車自強號，趕不及，車上的讚偉好著急。欸讚偉，虧得你聰明，你明白，讚偉決定夜宿高雄車頭，隔一個早就搭區間車到屏東，與文化處的專人碰面。九點集合。不急。還能赴市區走跳走跳，屏東豬腳、肉粽真有名。讚偉念頭轉了，好心情拿手機撥給同學。嘟嚕嚕嚕，喂，怎麼樣？同學問。抱歉好晚才打擾，我們久沒見面，也該吃個飯吧。幫我查一下，高雄車站附近有沒有好的旅館。你在高雄，那你約個屁吃飯。待會再打給你。十分後同學撥來：車站前的大路整條都有，隨你挑。我都從，你拜託，嘉義到臺南了，你才打來，還只有這種答案。讚偉說。住順適的你就選康橋，比較貴；龍太與鼓興便宜也不壞。同學答。讚偉就這樣入住鼓興來了。

同學有問，爲什麼趕下高雄？讚偉原想撒個謊。他並非叛逆期進出警局學泡茶的古惑高髮少年。說白了，古惑還不是被人蠱惑。他不會事事頂撞，但總隱隱覺得隨順他爸的話有點憨呆。至少別讓人知道吧。所以講，他想浪扯個漂亮藉口，陪親戚看房子啊，找港都女朋友啊。

他還是對電話說，沒啦，我爸要我幫救災。

是這樣，你足有愛心呢。讚偉聽了不舒服。你冷血鬼，去幫我查高雄到屏東幾點有車。你爸沒跟你來？讚偉說，時間不方便。掛了手機，讚偉行到窗邊，撥個縫往外瞧去。夜真深了，窗子是鏡子了，清晰映他臉廓。彼時他對爸說，爸，我看我先去探路，你忙嘛，你忙你的，過幾天幼稚園放暑假你再下來，看之後怎樣再會合吧。做好事也不必要在一起，分頭機動性高，你說是不是。

他爸是答應了。讚偉聰明，讚偉明白，轉頭他立馬有些歉疚。如今他告訴自己，快睡覺吧，明早得搭火車往屏東。

林邊大媽祖廟。

紅匾金字慈濟宮，你看那廟埕鬧熱不鬧熱。不是來接骨的，不是來買青草涼茶的，不是來趕午市的，你看看，來的都是誰人，法鼓山，長老會，功德會，推車動鏟來啦。近午的日頭真烈，領隊忙把大隊分四路，親像小學生走路隊回家那樣，向前看……齊，齊步……走，扯下脖梗繞的毛巾擦擦汗，愈擦愈髒，好比豬圈滾幾回，髒就髒，幹活要緊，領隊的圓臉真熱誠，隨就她扯起早年走闖旅遊業的銅鑼嗓：鐵鏟畚箕與水桶，四組用具領齊囉？五點原處集合，我們就地解散，散——

等等，我們有問題，我可以和我朋友一組嗎？

不會想，真不會想，潑人冷水，誰人那樣不識趣，轉頭看了才發現，那戴了星星耳環的妙齡女子滿不在乎，等你們的回答呢。領隊擦了汗說，工作都分好了。女子回，看你怎麼弄吧。她與朋友嘻嘻玩了起來。小姐，做善事不必一起。單這話就讓女子乖乖，閉嘴。好，四路隊士氣活了，頂天高，心裡暗暗喝采。說這話的卻是誰？還不是讚偉他爸。

怎麼會這樣，他思索。

你看讚偉他爸身穿阿公牌汗衫，戴那頂鴨舌帽印了烏日地頭宮廟的名，寶林寺，好一叢鄉里閩人。阿彌陀佛，他持誦，菩薩慈悲，弟子林輝今日來林邊做志工，菩薩保佑，阿彌陀佛。

也請菩薩保佑讚偉，讚偉是我後生。他就補這一句。

幼稚園還待他管呢，兒子老嫌他說話幼稚。開幼稚園哪會幼稚，亂亂講，與囡仔多踢跔，才會延年益壽呢，讚偉他爸不服氣。兒子還說，每次去幼稚園，大家喚他爸林董，還奇怪是哪個老面皮的小朋友當董仔呢。也難怪他這樣想，誰讓讚偉他爸不顧讚偉都大學生了，還執意喚他乳名，偉威，偉威吃飯囉，偉威，偉威談戀愛了沒有？沒有。關你屁事。讚偉轉頭就走。你看看，這讚偉不孝，大逆不道，他契父關聖帝君倒轉了青龍刀也要打他屁股。

慢請慢請，關二哥，讚偉他爸還沒想透徹呢，聽了再打，一枝草，一點露，讚偉是願賭服輸。哼，讚偉他爸嘖嘖氣，那次講我是鄉紳，還在我面前說文解字，鄉紳，鄉里閩人，地方的頭臉人物，《史記》的「長者」是也。那是什麼？禮俗的奴隸是也。你講你爸是奴隸，你敢講我不敢聽，讚偉他爸吼他。哪裡說錯你講，他嘴裡的偉威面無表情。爲了你的威望，你想當員外的心願，你必然要說好話，做好事，成立守望相助隊，環保志工隊，熟年關懷據點，讓村裡的老歲人在兒女北上打拚之際，可以唱歌，下棋，聊天泡茶，還組隊讓老大人演戲舒活筋骨，讓烏日鄉仁德村揚名四海，全國的勢大人間立個萬兒。沒有錯，說全對了，與奴隸哪有關係？你不懂的。讚偉用字正腔圓的國語噲他。

他摸不著頭腦了。依死囡仔這樣說，鄉紳是好事，奴隸也是好事了。哼，小猴呀小猴，莫以爲書讀得多，就瞧不起我林輝。你答應我來屏東也算有心，你要知道，你爸比你更勇健。林輝，你確實勇，五十開外了吧，有的老屁股在這年歲，健保卡掏得較提款卡還勤。你林輝今輩子沒用過悠遊卡，不要緊，幼稚園下了班，揮刀動鏟種圃開心農場，若講後生晚輩拉你去夜店，你若有心有情，還不能勝他們幾個檔次，勁舞個 **Bad Romance** 女神卡卡。讚偉你要瞭，論氣魄，論慈悲，怕你還輸我林輝呢。

他爸愈想愈對，緊緊唇，推車隨小隊深入災區。才轉彎哪，豔陽照落及膝的灰泥，眼睛讓白光閃了又閃。他爸抬頭一看，妙齡女子的星星耳環邊晃邊發亮，像某種求偶手勢。怎麼會這樣，他想，不是來做志工，幫忙救災，怎麼她與她的朋友竟化了妝，敢情她們入鄉問俗，臉上塗泥，手下清泥，加拿大冰川泥、亞馬遜白泥做的角質按摩霜，與淹膠鞋的爛土同等慈悲，哪有這道理？

幫幫忙，他爸又想，搭接駁車過來，領隊正點名呢，她們大聲討論起林邊哪裡好玩了。哪有什麼好玩，女子說。我看收隊後，我們去墾丁！她朋友說。媽的墾丁！我春吶就去過了。女子說。

春吶是什麼？他爸搖頭：絕對不是好東西。

怎麼會這樣，他爸不解。我後生就不會這樣。

念頭一轉，他爸開心起來。

你看讚偉多開心，面前一只盤子兩只碗，是餐包、牛奶、稀飯、煎蛋之類東西，還不是些便宜貨，人家飯店也要賺呀，備辦自助早點那可厲害，半罐奶粉兩打蛋能變雙中雙西四大菜。那是開心啥？他在看吧臺小姐。

剛才盛杯豆漿，嘩啷卻打翻了，小姐掄大拖把趕過來說，沒關係，先生您用餐，讚偉就繼續吃他的蛋，咀嚼的餘裕裡乜她幾眼。潑翻豆漿是，攢籃仔假燒金嗎？不，要幫讚偉說說話，他確實無心，否則也不會這樣害羞。害羞到，讚偉連她的臉孔都沒看清。林讚偉，你想什麼，再慢就來不及。要下去了。讚偉點了點頭，潦潦草草咬幾嘴餐包，收拾收拾，搭了電梯回九樓。

要快，車次少，馬上得下屏東。

包袱著要款款好，老歲人會這樣說。離開之際，讚偉行去窗邊，拉開織花布簾，燙燙那南國太陽，無數的透天水塔好比白鐵葵花，日光燃亮了花，讚偉的慾念醒過來。葵藿傾太陽，物性固難奪，你讚偉畢竟是青春黑狗俏年郎。他沒拉上窗簾，只是忽然覺得啊，要離開了，唱一段〈港都夜雨〉：

今日又是風雨微微 異鄉的都市
路燈青青照著水滴 引阮的悲意
青春男兒 不知自己 欲行叨位去
啊 漂流萬里 港都夜雨寂寞暝

笑死人，他對自己說，笑死人。現在是大白天，又聽人講，唱的是基隆不是高雄。但他仍哼哼嘆嘆，啊，青春男兒不知自己，欲行叨位去，啊，漂流萬里，如今就要下屏東……提了行李，掩上門，叮鈴鈴把玩鑰匙，轉彎下樓。

他在電梯裡照鏡子。你看讚偉沒談過戀愛，還是愛漂亮的年齡。愛漂亮，也愛漂亮的人。可他害羞。他注意到鏡子張貼的紙。一日遊，愛河一日遊、蓮池潭典雅美食、海

洋之旅。他又細看。噢，愛河一日遊，真愛碼頭、電影院圖書館、河畔咖啡館……愛河溼地公園、光之塔、愛河之心。讚偉不語。退房的時候，他隨意問問櫃檯值班小姐。先生，我們鼓興的獨家私房行程，後天有個梯次會出發，推薦給您。噢，恐怕沒有辦法，謝謝妳。哪有關係，祝您旅途愉快，她對讚偉微笑。左轉再右轉，就會到車站了吧？是的。真巧，真慈悲，讚偉推門，轉頭看看，看見了吧臺小姐從內場走進櫃檯，接那小姐的班。

門外那讚偉站了一下，想起水塔金身。啊，太陽真大，他想。

吧臺小姐正紮她的馬尾。

高雄真熱，想必屏東是更熱的了。

推開大玻璃門來櫃檯。您好，幫我排原來那間房，請問愛河一日遊後天幾點集合？好的。林、讚、偉先生，對嗎？

打點好了，拿鑰匙等待電梯，他聽見櫃檯哪個人扭開廣播電臺。真好聽，那人說，這條〈港都夜雨〉：

不知何時會來相見 前情斷半字
啊 海風野味 港都夜雨落味離

透天厝的二樓傳來電臺音樂，整條淹半腿的小曲巷都聽見了。

遠看是微縮的黃河，以透天厝為堤。海軍陸戰隊成二路縱隊見首不見尾，穿紅衣隱去午休。戴帽的陸軍平頭倚進怪手鋼杓打盹。山貓壞去了，無法清運積泥，眾人停下手頭，拉開雙層口罩，發現魚豬的爛腥味兒較想像濃烈多了，顧不得日頭咬，緊把口罩戴回去，喝幾嘴攜來的鋁箔包運動飲料。他們這路小隊沒拿便當，讚偉他爸問問，女子她朋友微微驚訝回答他，阿伯，廟前頭就決定不吃午餐做到底了，十到五點，也沒有很多時間。你看讚偉他爸似夢初醒，轉念又想，呸，少年的懂啥滾，要食飽才有氣力拚呢，你爸吃過的香菜較你吃的高麗菜還要大叢得多。他選了較遠的樹頭午憩納涼，轉頭看年輕志工蹲坐街邊擦汗、灌水、洗毛巾、清手套。

領隊沒有休息，她還兀自推著小車，顛顛顛，駛整鍋黑亮泥漿到遠處的山麓去倒。不簡單，讚偉他爸想，不簡單。換幾次堆爛土的所在了，初是垂直小巷的大排水溝，傾了兩次，衣裝雍容的太太出來與海陸連長溝通，講了他們一頓。隨後他們緊依軍隊行事，撲嚕嚕幫大排對面的角地果園填土，擦不乾的汗水滴落來，來個老阿婆說，要倒去倒下面那邊，若無，我咒詛你家做風颱。難，真難。領隊決定遠遠推到山下倒。大姐，太累了妳這樣，大家勸她。領隊誰都不聽，不說話，推走了她的小車。人有心，我報天公伯知，讚偉他爸在想呢，你聽山腳那邊有聲音。他爸趕過去瞧，一位年歲與他相仿的阿叔在訓斥她。白目，他說，我的地勢高，落雨不又淹淹去？領隊沒有說話。不會想，真的不會想，你們是志工吧，我跟妳講，緊返去啦，不需要你們啦，幫倒忙，無效啦……讚偉他爸想緩頰。

幹破伊娘。還沒開口，就聽得這句雌聲嗆，讓彼時的他真迷惘、真動搖。究竟是誰，是星星耳環女子幾大步衝到阿叔面前，吼，大家體諒，互相一下，可以嗎？

讚偉還沒破身，昨天還沒。

你看他躺在床上按遙控器，幾個電視臺親像走馬燈一樣輪轉。從前轉過去，又從後面倒轉來，有線臺，無線臺，然後，讚偉嗅了嗅，挺了挺身子骨，切來切去，切不出那三臺播色情片的。你作何感想呀，讚偉？誠意吃水甜，真有心，飯店是真有心，播色情片也講究五族共和，黃種、白種、黑種各一臺，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。讚偉看了一陣，轉了有線新聞臺，「……到現在，林邊鄉還有多處污泥，高達半層樓高」，主播說，「天氣愈來愈熱，不僅臭味薰天，污泥都要變硬土了，使得清理作業，雪上加霜」。所以還要清很久，不急，讚偉想。浴室的水聲停了，讚偉切回色情片，圓圓擰乾頭髮，裹了毛巾，走出來坐在床上。

圓圓的脖梗真爽亮。手機在梳妝臺前壓著紙條。讚偉再度入住九樓這間，才開門，發現地上有紙條。你們鼓興的清潔是不是有待加強，讚偉想，撿起了那張紙條。時近中秋月更明，高雄的晚空紅得不用錢，敢情是寫了中秋夜，殺韃子吧。讚偉好幽默，幫你拍拍手。他翻過來，看見電腦剪裁的少女體黑字。0984521476 期待有誠意勿哥哥ㄟ。讚偉將紙條放在梳妝臺上，躺上床拿書來讀。讚偉遠行都帶書，隨手抓個一兩本，他是好學生。他放下書，他看電視。看有線臺，看無線臺，發現色情片。有線，無線，色情，無線，無線，有線，有線，無線，有線，色情，色情，色情，色情，色情。終於他偶爾會轉回去看有線或無線臺。豔陽灑進房間，讚偉撫摩褲襠，調音量再大聲，窗外有水塔金身。他想起南國風景，透天厝一棟棟勃起水中。晚餐以前，他撥了那支電話，圓圓來了。

小波浪捲，挑染頭髮，微下垂的膨乳，腰像吊橋，讚偉不曉得喜不喜歡。他們昨晚初次做，圓圓說半套千三，全套兩千五，單純現金，不玩變態，讚偉就去領錢。愛撫到一半，圓圓問，你還處男喔？讚偉說，嗯。尿不出來，謊也撒不出去。好個圓圓，你看她笑出聲了，笑聲有南女子的熱情，把髮束收攏到鎖骨前面，大哥，處男還找援喔，是有這麼缺ㄟ。ㄟ，讚偉喜歡她的語言，火往他溪北的蘆葦叢燒過去了，他講不出話來。初夜要留給你初戀啦，阿姊訓他，男孩子要有氣魄才行。阿弟，千三拿來。讚偉數錢給她。她從化妝包裡拉出一個紅包袋。很有緣啦，原本做完你這攤要去吃辦桌的，我二姊今天結婚，圓圓邊說邊把那一千三百塊錢塞進紅包。讚偉愣愣看裸體的圓圓，紅光映照她的肚子。阿弟，這次半套就好，和處男做，收錢會衰，圓圓把紅包放進他的掌心，握緊了他的拳頭。讚偉悄悄說，可是我想要。弟弟要全套喔。圓圓不折不扣是個江湖兒女。看你也古錐古錐，我做你的初戀看你要不要啦。她邊講邊點菸抽。

圓圓今時吹乾了頭髮，坐返床邊，順手抄起遙控器，呼呼呼就轉臺，讚偉聽她講，男孩子還要看片才會硬，沒氣魄。她看了一會新聞。

欸，做大水真淒慘，她說。

嗯。

你來高雄是要做志工ㄟ？她問。

來找親戚，他們臨時有事，放我在這，我有報名飯店的愛河一日遊。

鼓興不錯啦，我做泡沫紅茶店真忙，有閒我也做志工。

圓圓抽幾口煙。兩人不說話。你看讚偉忍不住，拿遙控器來轉臺，嚕嚕嚕，大黑人正要進入黑妞、白男與金絲貓互相愛撫、日本胖子趴上櫻花妹的肉身。哭夭，未起正身，先起護龍，圓圓叫。兩人滾倒在棉被裡，親吻正盛之際，無暇注意不知誰的肘子壓到了遙控器，新聞臺主播總結：「要在天氣愈來愈熱之下，和時間賽跑，只是，那麼龐大的污泥，要在變硬之前完全清理完，實在有些困難。」

他爸看見穿制服的外國人，黑人與白人，隊裡的黃種人也說英語。你看，他們拿救難工具往小鎮深處走去。

他爸靠近他們，比手畫腳拚了幾句淹淹淹、淹個里許，阿篤仔就一個勁的笑、點頭與握手。外國人經過路邊的椰林，四、五叢學齡前的小孩踏在土上決定要摘椰子。他們跳，跳，摸著了椰殼可是無法使力。救難隊裡的黑人走來，烏鬼你欲衝啥，讚偉他爸看，那烏鬼抱緊小孩的腰往天空舉，排灣族的小男生也黑黑的，拉住了椰子的蒂左搖右晃，唉呦危險危險喔，排灣仔仔抱著椰子終於踩落地頭，你聽，整隊的阿篤仔鼓鼓掌，烏鬼烏麻麻，緊緊擁抱孩子，對讚偉他爸比了個大姆指，露齒笑了出來。夭壽，簡直是做廣告賣牙膏，他爸想，輸人不輸陣，輸陣歹看面。我林輝做了一世幼稚園，善與仔踢跔，不可讓火炭神比下去。他也去抱了一個孩子。心底的，星星耳環查某提了兩桶爛泥來到他爸面前，說，阿伯，仔仔真古錐。

聰明人看得見，聽得見，讚偉他爸畫面親像電臺輪轉。

過午他們沒吃飯，休息二十分鐘，耳環女子沖沖兩層手套，沒洗乾淨，交疊身邊，抱膝閉目養神，捲髮在烈陽下閃爍金鎊的光。上工啦，領隊喊，女子抄起手套就去傳接污泥，沒看手套有乾無。伊這路去清大街底的天主堂，舊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，涉過及膝的泥，他抱出一尊聖母像，聖母無表情，全身穿戴排灣族的新裝。伊的臉孔真慈悲，親像大天后宮的媽祖娘。他想，幼時讚偉的阿公亦是駛牛車載伊從烏日南下鹿港進香。他在外接了清水拭洗聖母，耳環查某和她朋友傳污泥，沒有說話。他洗淨了聖母，返回據點揣幾瓶礦泉水予她們喝。阿伯，多謝啦，耳環查某說。我看妳有像那尊基督教的娘娘，他說。沒，阿伯，別講笑，我比人家不起啦，嚴肅那女子抹了抹汗。

他們收隊歸返慈濟宮，沿著林邊市的大路行，黃沙漫天，無數漂流木讓紅夕陽搵得晶亮，你看見橋邊的吉普車，有漆國軍徽章，戴帽子的兵仔倚在駕駛座上睡覺。讚偉他爸走在女子背後，她的耳環真亮，今時的少年人是愛紅妝，他想，看見女子讓鏟具絆了一下，跪進了及膝黑泥。小姐，有怎樣嗎，他扶著她起身。阿伯，今仔日，她說，感謝你的照顧。

沒，沒，哪有什麼，感恩大家做善事啦。曬烏烏的領隊咧嘴白牙，帶她的大隊就要離開慈濟宮。幾點囉？欲六點囉，阿伯，耳環查某說。啊，那麼日頭要落山呢，讚偉他爸回看斑斕的金火夕陽。暮氣蒼茫，他們五十多人沒走幾步又停了下來。阿伯喂，是不是有人誦經。讚偉他爸沒答腔，比手勢讓耳環查某往前看。前面的道路橫著一排神佛，

濟公喝酒，媽祖戴帽，關公爲首，掄刀讀冊。他們竟不曉得應前進或是退轉去了。列位大仙，領隊合掌膜拜，保佑林邊無災殃無病蟲害。

讚偉他爸與耳環查某往道邊的佛具鋪裡瞧進去，看見伊白髮蒼蒼，掌鋪阿嬤敲木魚唸一卷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「極樂國土，有七寶池，八功德水，充滿其中，池底純以金沙布地」。餘暉搵亮了全小鎮的積泥，他與她也看見佛具鋪前，阿篤仔提水管拭洗那些未開光的金身。你好，烏鬼火炭神對讚偉他爸道別。你有像她，讚偉他爸比那尊黑面媽給烏鬼看。烏鬼笑了，隨即抱起他洗的聖母觀音，放到神仙陣頭前。

日頭全落山了。

讚偉付清計程車資，找了錢，蹣蹣跚跚，尋找文化處大門。運將真慈悲，看讚偉渾身污泥、挈雙膠鞋，你聽他說得爽氣，阿弟汝來林邊做志工？是啊，讚偉說。足有心呢，我在地人，算你半價啦。你運氣好，讚偉，高雄走跳之後，原擔心不夠錢返臺中，現今也不怕了。不過，他想，顛倒爸會付嘛。且講那時款行李，要鑰匙，嘩嘩下樓退房，圓圓隨他身邊，她沒要去遊愛河。讚偉邀她去，她說，做飲茶忙，有閒來高雄找女朋友啦，她點好一根煙。阿弟沒呷葷？沒有。嗯。再講讚偉花整天轉了圈愛河，旅行團解散的時候，他想，噢，得搭火車往屏東，再謊稱是投宿災區國小的長期志工，跳上黃昏的接駁車，抵達林邊，戴穩口罩、套牢膠鞋，選塊泥地，走進去潑啊踩的，剎那與志工共款囉，脫去手套，撥電話找爸。爸，今天的救災剛結束，好像沒看到你……對，做善事不必一起，這樣真好。爸，約在文化處吧，看怎樣，再坐車回臺中。

他看見文化處大樓前廣場盡頭，椰林與燈錯綜成無垠的愛，林輝棲坐階梯上，鴨舌帽罩放膝蓋。爸身邊的女子，真正親像圓圓，你看讚偉邊想邊走過去。女子進出大樓，拿了瓶礦泉水予爸，彎腰之際，他看見她挑染的髮絲下，耳環閃了閃光。讚偉折了方向行走，擦過大樓的邊，隱進牆角，掏手機撥通爸的電話。偉威，你緊來，他爸說，我運途好，認識一位足慈悲的小姐，伊做泡沫紅茶的真忙，不忘發菩提心，做志工，伊真拚真骨力，清淨大海眾菩薩來保庇……

爸，讚偉打斷他說話，恭喜你。我想了想，要與你講歹勢，我所做的還不夠，你先坐車返去，明天後天我有閒，再做幾天志工。

掛了手機，讚偉跳上駛往志願人員集宿國小的接駁車。你看他，他看不見階梯了，便想，爸有對關帝爺求我平安。他要開始學習愛。拆了牌的老公車搖晃發動，他把臉埋進手掌，察覺雙頰金金燒。